



類函 百三一



二百八十九  
八四  
二百九十九  
九四

427  
131





門 4 3  
號  
卷



新念圖書  
此冊八月廿一日  
係明治八年八月  
明諸田一人治  
月山田一人治  
悼君以贈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

人部四十八

隱逸

隱逸一

**增**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

以君子弗用也 **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增**又曰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又曰肥遯无不利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

寤言永矢弗諼 **原**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 **增**書曰君子在野 禮曰君子隱而顯

**原**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增**漢東方



朔傳曰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三國志管寧傳曰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遜俟時而動 晉謝安傳曰恬居塵外高謝人寰嘯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 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晉書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 南史孔淳之傳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北史曰古之所謂隱逸者蓋以恬淡為心不儼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唐王績傳曰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

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 元史隱逸傳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 老子曰道隱無名 **原**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魚聞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避世之人聞暇者之所好也 **增**荀子曰隱於窮簷陋屋三公不能與之爭名 黃石子曰君子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楊子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人部

洪武書卷二百八十九

隱逸



抱朴子曰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埃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噓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 漢黃憲外史曰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於八珍敝裘麻屨逸於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恥矣 晉嵇康養生論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 唐陳子昂曰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

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人又曰芝桂為伍麋鹿同曹軒裳鐘鼎如夢中也 韓愈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皮日休曰倨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梏冠冕泥滓祿位 又鹿門隱書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又曰鷓鴣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嘯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鷓鴣而已矣 明方孝孺曰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

隱逸二

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參乘塗遇牧馬童子黃帝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為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為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魏隸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

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 晉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人部

洪鑑類編卷二百八十九

隱逸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之告以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原**魏隸高士傳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荆楚歲時紀按東方朔瑣語曰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其木為履曰抱香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



使齋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羹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嵇康高士傳曰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求之闔乃鑿坯而遁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于蒙

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 又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



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絰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亥唐者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公與亥唐坐有間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跡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



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原**魏隸高士傳曰段干木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移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 又曰莊周為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之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

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



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  
蓋所居然也 又曰鷓冠子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鷓  
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  
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魏隸高士  
傳曰閻丘先生時齊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  
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  
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晉漢書曰漢興有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皇

甫謚高士傳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脩道隱  
居不仕曹參為齊相范陽人蒯通為參客入見參曰婦  
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  
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  
仕願足下禮之參致禮聘二人終亦不仕 原魏隸高  
士傳曰田生莞牀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增嵇康高士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  
文帝時宋忠賈誼為大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  
廷必在巫醫試觀卜肆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



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  
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今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  
謂賢者乃可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  
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為業所謂上  
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為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  
忽不覺自失皇甫謐高士傳曰成公者自隱名嘗誦  
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  
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  
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

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  
而出莫知其誰又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  
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  
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終君平卜筮于成  
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裁日閱數人得  
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後漢書周黨傳  
曰王莽竊位黨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  
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



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縑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王霸傳曰霸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疾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 謝承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隱居太山以耕稼為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為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為主簿自請萇為門下祭酒教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名之有 後漢書嚴光傳曰光武備安

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焉 原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  
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鑣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  
極摯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  
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於家 又曰鄭仲虞不仕漢  
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  
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增**後漢書梁鴻傳曰鴻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  
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  
人作頌 皇甫謐高士傳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  
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為羣郡名始見曰明府欲臣

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  
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  
敢屈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  
為漢陽太守就家候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  
自抱孫兒伏戶下參因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  
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  
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  
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後漢周勰傳曰時梁冀貴盛  
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隱處  
窳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



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  
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 徐穉傳曰穉常為太  
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  
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  
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  
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  
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王符傳曰符字

節信少好學有志操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  
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  
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  
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  
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  
掖 法真傳曰順帝西巡田羽薦真帝虚心欲致前後  
四徵君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  
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  
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者矣 姜肱傳曰肱字伯淮中常侍曹節白徵肱為



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  
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  
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 申屠蟠傳曰太  
尉黃瓊辟蟠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  
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微如是相見於上京矣  
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  
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  
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  
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  
驅卒有阮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龐公傳曰龐公居峴山之南未  
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  
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  
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  
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  
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  
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



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皇甫謐高士傳曰任安少好學隱居不營名利時人號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謝使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

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三國志諸葛亮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屯新野徐庶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寧逆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三國志管寧傳曰時鉅



鹿張璠潁川胡昭亦養志不仕璠少游太學後歸鄉里  
表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  
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  
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  
承前致版謁璠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  
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  
羊酒之禮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表  
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  
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

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  
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晉書  
孫登傳曰登字公和隱居百泉山文帝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  
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  
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范喬傳曰喬字伯孫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  
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



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  
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  
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  
論 劉伶傳曰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  
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  
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  
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董景道  
傳曰永平中景道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  
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 皇甫謐  
傳曰謐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元晏

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鞅掌然後為名乎 孟陋傳曰陋字少孤少而貞立清  
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  
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  
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  
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  
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  
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  
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譙秀



傳曰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  
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  
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  
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敝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  
服焉 郭翻傳曰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家於臨川不交  
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  
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  
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  
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  
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劉麟之傳曰麟之好

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麟  
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  
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  
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  
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麟之斟酌父辭  
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楊軻  
傳曰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  
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  
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  
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遍相宣授劉曜僭



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鑿  
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  
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以  
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夏端然自若 張忠傳  
曰苻堅遣使徵忠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  
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  
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  
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  
尚父之况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乃以安車

送之 祈嘉傳曰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  
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  
苦不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敦  
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  
經傳精究大義 瞿劭先生傳曰先生太和末常居宣  
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  
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  
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 謝敷傳曰敷性澄靖寡欲  
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都督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  
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



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  
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世說曰戴安道既厲操  
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過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  
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續晉陽秋曰逵兄逵  
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又曰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  
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  
中不與相見原又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  
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  
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為傅約亦辦百  
萬傳隱事差互故不果增晉書鄧粲傳曰粲少以高

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  
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  
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  
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  
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  
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不陶淡傳曰淡終日端  
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  
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  
得近之王隱晉書曰王長字文德少以才學知名放  
蕩不羈州郡辟為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



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  
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晉書陶潛傳曰潛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  
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  
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容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  
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其自序如此 桓元傳曰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

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  
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南史宋  
戴顓傳曰顓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以父不仕復  
脩其業父善琴書顓與勃並受琴於父中書令王綏常  
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  
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游之因留居止勃卒  
顓出居吳下吳下人士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  
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  
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眾以此多之 宋書宗炳傳  
曰炳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



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周續之傳曰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王弘之傳曰元嘉四年徵弘之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

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南史孔淳之傳曰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及還乃不告以姓劉凝之傳曰凝之攜妻子泛江河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宗彧之傳曰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雷次宗傳曰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諸生百餘人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



洪鑑卷之二十九  
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  
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朱百年傳曰百年少有高情  
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  
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且亦復如此人稍怪之  
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  
樵箬而去 關康之傳曰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  
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白石  
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漁父傳  
曰太康孫緬為潯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  
波隱顯有漁父焉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

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耶緬怪焉  
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  
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  
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晦用其若  
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乃歌曰竹竿籊籊  
河水泔泔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  
是悠然鼓枻而去 南齊書褚伯玉傳曰伯玉在山三  
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  
已傳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  
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夫却粒之



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曰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南史明僧紹傳曰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

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庾易傳曰易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南齊書宗測傳曰測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卒不交  
言 南史沈麟士傳曰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  
號爲織簾先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  
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  
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  
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墓爲山地  
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  
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  
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  
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 南齊書徐伯珍傳

曰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  
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  
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  
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  
感焉 南史何點傳曰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  
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  
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帝與  
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名之點以  
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



清鑑類纂卷之二十九  
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 何胤傳曰梁武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胤謂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必有例 梁書阮孝緒傳曰天監十二年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耶

南史劉訐傳曰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一造孝緒即神交焉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陶弘景傳曰梁武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北史李景儒傳曰景儒字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



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茂如 張文詡傳曰文詡  
灌園爲業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聞居  
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  
擊几自樂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 新唐書王績傳  
曰績有田十五六頃在河渚間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  
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  
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  
數日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名嚴君平耶  
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朱桃椎傳曰桃椎淡

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  
衣服鹿幘麕鞞逼署御正委之地不肯服 田游巖傳  
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  
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朕得君何異  
漢獲四皓乎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  
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武攸緒傳曰攸  
緒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錙  
兩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櫻杯麈皆流積不御也市  
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眚瞳有紫  
光晝能見星 李白傳曰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自



洪金卷之二十九  
驚放不自脩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  
張旭焦遂為飲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  
四方常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  
中旁若無人 溫造傳曰造嗜書少所降屈不喜為吏  
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慨然有高世志 石洪  
傳曰洪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烏重胤鎮河陽求  
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  
耶 秦系傳曰系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徵辟  
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 宋史

陳搏傳曰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  
為樂自言常遇孫君仿麀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士也  
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歷二十餘  
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  
不起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  
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 种放傳曰放隱終南  
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為廬僅庇風雨得辟穀術別為  
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  
乏絕止食芋栗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



咸平六年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  
魏野傳曰野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  
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  
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野不喜  
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 林逋傳曰逋字君復  
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  
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  
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  
歲時勞問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囊猶喜曾無封禪書  
之句仁宗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 山堂肆考曰郭延

卿隱居水南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  
率僚屬訪之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至門延  
卿道服坐談遂進陶尊果菽對花小飲文僖愛其野逸  
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  
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  
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更舉觴相向  
文僖欣然進數杯日入而去 蘇軾方山子傳曰方山  
子遁光黃間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  
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  
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



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  
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  
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聳然異之 宋史徐中行  
傳曰中行晚年教授其友羅適以遺逸薦郡守李諤又  
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  
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毀其所爲文幅巾  
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  
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  
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譙定傳曰  
定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

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杜生傳曰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  
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且問其故笑  
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  
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耳 順昌山人  
傳曰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  
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  
孥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  
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  
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傳曰雲卿



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曰余鄉人蘇雲卿遁跡湖海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  
偉節非折簡能屈必親造其廬為我致之比帥漕密訪  
物色有灌園蘇翁者乃屏騎從更服入其圃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鏗竹几地  
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  
蘇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淡遂扣其鄉里起而  
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  
上雲卿勿顧詰朝二客遣使迎伺排闥入則書幣不啓  
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金史趙質傳曰質隱居燕城

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  
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  
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  
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不容巢由為外臣乎 辛  
愿傳曰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有詩云黃綺暫來  
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元史鐵木兒  
塔識傳曰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  
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  
次之擢或疑為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  
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 竇



洪鐘類書卷二百八十九  
三  
默傳曰默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  
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詔之默變名姓  
以自晦 杜本傳曰本隱武夷山中右丞相脫脫以隱  
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名爲翰林待制奉  
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  
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  
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  
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明宋濂  
竹溪逸民傳曰竹溪逸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  
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當明月高照水光激灑逸

民輒腰短簫乘小舫湯漾明月中簫聲宛轉若龍鳴簫  
已逸民扣舷歌曰吹土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  
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見之者歎曰是誠  
世外人也 劉基傳略曰基以誠意伯歸隱山中惟飲  
酒奕碁口不言功守令求見皆不得令微服爲野人求  
基基方濯足令固從之因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  
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終不得見  
劉基獨冷先生傳曰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  
於中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焉  
坐於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



洪金英卷一百八十九  
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 楊維禎小傳曰維禎避地富春山張士誠累招之不往又忤達識丞相自蘇徙松築元圃蓬壺於松江之上海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鉛粉狼籍或帶垂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踟躕起舞以為神仙中人也 又顧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淮張據吳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

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 又王蒙字叔明畫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為文章不循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隱於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 又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歸田後每背帶方巾倒騎烏捷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賦白燕詩最工人呼為袁白燕 又韓奕字公望絕意仕進與王賓友善偕隱於醫建文初姚善守吳造請之公望不踰中門於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善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姚廣孝序其詩曰公望



雖居市廛如處巖壑國初吳中高士以賓與公望為稱  
首 又沈周字啓南長洲人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  
筮之得遯之九五乃決意隱遯耕讀於相城里所居曰  
有竹莊修間居奉母之樂先坐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  
眼飄鬚儼如神仙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  
列戶屢填咽賓客牆進撫玩品題笑談移日興至對客  
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  
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過之者 又曰孫一  
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  
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之親支有托而

逃也風儀秀朗蹤跡竒譎元中白裕以鐵笛鶴瓢自隨  
善飲酒好談論所至傾動其士大夫嘗西入華南入衡  
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遂棲遲不去費宏罷相訪之南  
屏山寺中值其晝寢就卧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謝  
費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也

隱逸三

**原採薇** 賣藥 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

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  
從康賣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  
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  
皆知有我用藥為乃適入霸陵山中  
皇甫謚高士傳焦先字孝然常結草為廬于河之湄獨  
止其中後野人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  
人部

隱逸



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晉書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王君公僧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又向棚傳棚好被髮弄絳綃頭常于窟北坐板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

蔣徑蘇門嵇康高士傳王莽爲宰衡謂稱病歸杜陵荆棘寒門舍中三徑然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謝靈運詩惟開蔣生標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不聽乃對之長嘯蘇門鼓生迫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刀抱甕魏公子列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爲國耳又曰公傳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丈人貢口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于胃則純外臣

僧不備子貢愕然不對

冠隱者以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句擇移文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通客又隱者曾爲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

原蝸廬呻吟

蟻陂漁釣

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裴松之云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先作團舍形如蝸斗蔽故謂之瓜牛廬山堂肆考東漢鄭敬字次都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

吳市門卒

伊川田父

後漢書梅福傳元始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後有人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山堂肆考唐郗純與元載不

合退歸東洛

結廬北渚

灌園東湖

唐書王績傳仲號伊川田父

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

宋史蘇雲卿傳詳上隱逸二

時稱



二逸

世目三高

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  
 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歉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日以為  
 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  
 餉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  
 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  
 為逍遙 柴車草屨 髻髻布袍 南史何遜傳點父素  
 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無故殺點母  
 入城府然好狎人物邀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自高  
 無所與屈或乘柴車躡草屨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  
 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 明黃姬水貧士傳  
 王賓字仲光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  
 妻子鬻髮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  
 兒隨焉郡守姚善往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詢之若  
 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坐帳無鶴 米桶有人 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

竿之竹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輟耕錄呂徽  
 之常逃名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  
 下間笑眾詰之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眾歎服問  
 其姓氏不答皆訝曰嘗聞名處士名先生豈其人耶曰  
 我農家安知呂處士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識之雪晴  
 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  
 妻也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至彼果見  
 之告以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在溪上捕魚至彼  
 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酒至盡歡而散翼旦躡其蹤  
 則先生已遷矣 追逐雲月 左右琴書 杖策入山 後漢  
 校起之辭勿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居金華山中  
 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淡  
 如也 北史隱逸傳序 披裘釣澤 杖策入山 後漢  
 曰狎玩魚鳥左右琴書 披裘釣澤 杖策入山 後漢  
 傳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  
 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  
 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  
 聘之 隋書徐則傳則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

隱逸



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  
棲隱之標杖策入縉雲山  
洗耳拭目 裂冕掛冠

高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  
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

隱汝行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帳然  
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聞貪言負

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唐駱賓王疇昔篇掛冠裂冕  
已辭榮南敵東臯事耕鑿賓階客院常踈散蓬徑柴扉

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 茂松清泉 丹崖青壁 新唐  
棲何必山中事丘壑 高宗幸東都台見問所須對曰

師正傳解居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台見問所須對曰  
茂松清泉守馬安具成儀鳴鐘鼓造馬織高樓重閣距

傳酒泉太守馬安具成儀鳴鐘鼓造馬織高樓重閣距  
而不見及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

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  
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

琛室邇人遐 五粒松脂 兩部鼓吹 五代史鄭遨傳  
實勞我心 意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

有拂衣遠去之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南史孔珪傳珪  
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  
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

曰我以此當兩部 雲溪醉侯 烟波釣叟 宋史種放  
鼓吹何必效蕃 侯唐書張志和傳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

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  
侯唐書張志和傳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

稱烟波釣叟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  
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輕世肆志 抱道懷真 史記魯仲連傳田單言魯仲連  
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三國志

魏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管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  
隱形天外 獨行野中 三國志吾粲傳粲遷會稽太守

請察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  
隱形于天外若麟于重淵者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

徘徊不得意或極哭而歸故時人謂今接輿也 麻  
衣草屨 蓬戶簞瓢 宋史南安翁傳璋州陳元中客居

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人部

隱逸



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密茂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上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僕得曝背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筆瓢詠原憲之書曰僕得曝背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筆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臯安身結屋城南築室市隱德華性樸為樂無憂為福以明經累薦不就結屋數楹于郡城南自號城南小隱明劉基市隱齋記賈君性之居城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闕闔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遊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觀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與鄰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號賜冲浪名錫中庸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浪元史張特立傳特立歸田里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山潛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水杏

鶴唳雞鳴

宋史蘇雲卿傳張浚曰雲卿風節高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柏采

杏邈不可尋孟浩然宿天台柏觀詩緬尋滄洲趣采弄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負琴攜壺種花釀潮早願言解纜放幅巾無煩惱又吳瑛傳瑛歸有田酒採山藥以助飲往終日又吳瑛傳瑛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游龍隱鳳化蝶翔鯤謝靈運逸民賦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陳江總莊周頌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緝葉自蔽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此籠樊

鑿穴為居唐書朱泚傳泚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鷺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後漢書臺佟傳佟隱于武安山鑿穴



為居采 藥自給 竹溪六逸 吳江三高 新唐書李太白傳白與

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騎牛帶瓢

席松枕石 唐書史德義者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

南史關康之傳康之 松廳蓬戶 蔬圃蘭堂 胡善姿

稟純愬悟于榮利與方惟深材處為忘年交所居松廳

賦曾丘翳蒼穹谷重深叢木振頽葛藟垂陰潛魚泳吐

節揮天籟 常蓄兩鶴 時乘一騾 盧西湖之孤山二

十年足下及城市嘗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

之乃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適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

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浩遂投詔書于夸懷夸曰桃

簡獨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桃簡浩小名也浩  
慮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  
租者孫期為御車乃得出關 驅豕不顧 祝雞有名  
元龜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  
雞皆有名販賣雞卵獲億萬志已入山不知所之  
乘虛入冥 挫廉逃名 後漢書矯慎慎字仲彥少學  
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樓宿不同每有西  
風何嘗不歎蓋開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避亦有  
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舍中三徑 穎陽  
洗耳 箕山扇風 後漢書逸民傳古者隱逸其風尚矣  
周粟 隋書隱逸傳洪崖其始箕山 藏名台岳  
扇其風 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 藏名台岳  
結架巖林 曰先生悅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餼木棲息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九 隱逸



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  
 岳猶且騰寶江淮籍其嘉猷有勞寤寐魏書馮亮傳  
 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蓬蒿滿宅竹樹繞居  
 結架蔚蔚隱居甚得棲遊之適  
 張仲蔚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書阮孝緒傳孝緒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遠天監  
 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  
 室雖適其人甚遠為奕拈一子樓築三層養世說蘇  
 名流所欽尚如此師川同台養直不起師川造朝便道  
 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下此是日養直  
 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  
 有愧色梁書陶弘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  
 其土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樂卜築  
 家童得侍于旁待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東澗教授南山與族兄劉歊講善元言尤精釋典曾  
 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後漢書馬融傳京  
 兆擊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朝西

門栽五柳庭蒔七松南史陶潛傳潛少有高趣宅邊  
 多之山堂肆考唐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  
 春非秋菘天梳日帽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顯曰  
 顯山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  
 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顯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  
 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嵩  
 而答曰天梳日氣高瓊岳志凌青雲生志簡文何先  
 帽他復何需氣高瓊岳志凌青雲生志簡文何先  
 岳心虛谷神祐羽儒園舟輿席珍既游慧水兼引法輪  
 後漢書逸民傳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幽泥汗  
 之下心名且猶不蘆花織被松子為餐元史小雲  
 顯况怨累之為哉蘆花織被松子為餐元史小雲  
 小雲石海涯還江南賣藥于錢塘詭姓名易服色人無  
 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樂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  
 綉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  
 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元帝與劉智藏書韓梅福求羊二仲鄭林騰豹

光于馮翊周黨傳芳于太原松子為餐蒲根是服

席梭屨茶竈筆牀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

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梭屨每垂鈞不設

餌志不在魚也又陸龜蒙傳龜蒙不喜與流俗交

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

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

翁漁父江上丈人依巖結宇即林成樓少隱于岐

後以高七台不至獨處淡然屏跡人事不交世俗耕

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跡人事不交世俗耕

食水飲皮葍草服雅好經史專意元門前後州將每徵

不至真蒙山樓志何脣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

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

樓因巖為塔別為小閣室寢處給河東酒賜曲江

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

魚北史周韋負志尚尼簡淡于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

公不應命明帝勅有司自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

作枯木詩以答詔僖宗復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

追謚為俱遊五嶽何假百城後漢書向長傳長字

善慶公俱遊五嶽何假百城後漢書向長傳長字

至損益卦謂然歎曰吾已知爾不如負貴不如賤但末

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勸家事不相

關焉如我死也於是遂肆志與同好北海禽慶但游五

嶽名山竟不知所終魏書逸士傳李謐每曰丈夫擁

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漱石枕流栖丘飲谷孫楚

遂絕跡下惟杜門却掃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

年少時欲隱語王濟當枕石漱流欲洗其目所以漱石

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目所以漱石

欲矚其齒曰栖丘飲谷丘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丘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琴書與友聖賢為師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

達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

屢加幽操不回趨然絕跡自求其志宋史蔡元定傳

子沉字仲默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

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玩水石眷戀松筠南齊書明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

人部

旨益頁為卷三百八



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又宗測  
傳測答豫章子曰性同麟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  
人路縱宕若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居士耐辱  
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園丁最閒

唐書司空圖傳園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  
不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

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體三宜  
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白日為耐辱居士明席帽山人王逢小傳至正中臺  
臣薦之稱疾辭避亂于淞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滙

築草堂以自居

山南山北

困閉困開

後漢書法真  
傳真性恬靜

寡欲不交人問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欲  
以功曹相屈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未若  
欲吏之好游山澤志在逃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  
傳驛之好游山水南有二石因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  
見有一澗水南有石因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  
得過欲還失道遇伐石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  
仙靈方藥諸雜物驕之欲  
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泉石膏肓

花木僚友

唐書

田游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  
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者

山堂肆考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  
后村賀以詩曰接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韜面被中

棲心天外

後漢書姜肱傳肱與徐穉俱徵  
不至相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其形狀狀以于幽暗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晉書索襲傳襲不應州郡之命數煌太  
守陰澹奇而造焉細日忘返澹嘗曰先生宅不彌畝而  
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

之不顧茂

荷擔入蜀

乘船歸吳

晉書董養傳永嘉  
中洛城東北步廣

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顧  
謂謝鯉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  
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南史何求傳宗除求承嘉太  
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見詩一  
夜忽乘一小船逃

歸吳隱武丘山

巾褐山水

枕帶林泉

宋史代淵  
傳淵晚年

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  
與對略不及私北史韋夔傳周文帝聞夔養高不仕  
人部

隱逸

望



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錡情諭甚至而竟不能  
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  
琴書蕭然自逸 **一舉八薦** **五辟三徵** 舉書范喬傳喬凡一  
無所就 虞般佑高士傳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  
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事述作數十年不出門

**跡民伍** **擊壤聖朝** 麟稱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應  
鏹跡民伍 宋書王弘之傳王敬弘為吏部尚書奏曰  
前員外散騎常侍瑯琊王弘之恬淡丘園放心居遂前  
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

**獵草** **釣月耕雲** 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  
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程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  
法賜隱居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岩人罕見者如當通  
以王惠東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  
威化乃止 山堂肆考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  
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  
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

臣所得也竟 **淮陽一老** **東甌二徐** 天中記漢應曜  
不受爵命 宋史徐中行子庭筠鄉人宗敬之以其父子  
與一老 宋史徐中行子庭筠鄉人宗敬之以其父子  
俱隱 題詩有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  
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于古東甌說二徐之句  
**買石載鶴** **伐薪汲泉** 宋史張愈傳愈六召不應喜弈  
歸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  
多卜築依之崔曙年亦 **猿啼庭下** **鶴叫籠中** 寶天  
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猿啼庭下** 尚書故實顧况志尚疎逸  
遺事高山隱士高太素所居 **鶴叫籠中** 宋史文之邵傳之  
有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 **鶴叫籠中** 宋史文之邵傳之  
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籠中 **鶴叫籠中** 宋史文之邵傳之  
**顧祿位如錙銖** **視軒冕若糞土** 宋史文之邵傳之  
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  
於公南見之矣 史緯宋松江漁翁傳翁曰養志者忘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  
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  
玉巖居士裔自陽城

太白山人學宗老氏

宋史陽孝本傳孝本學博行高  
隱于城西通天岩蘇頌蒲宗孟

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  
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  
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曰衆謂元德秀自稱  
陽道州嘉之也姓譜明孫一元眉宇炯炯魁岸獨立  
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以語委心其學巖棲環堵  
家入太白山守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

之室苔草没堦

隨杞柳之陰蒹葭爲席

世說江湛舉

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  
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域十餘年棲  
遲環堵之室苔草没堦晉周斐汝南先賢傳鄭叔居  
于巖破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兀坐于陂側以  
蒹葭爲席常  
隨杞柳之陰  
屋頭山滿  
還通道者之溪  
唐李義山詩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  
多隱者雲  
錦繡萬花谷遂珪詩曰種

竹五七箇結茅三兩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黃  
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生涯只此是道者少機關  
躡綺皓之遐蹤棲遲巖竇  
甘山林之杳靄徒倚衡門

宋史神效傳上遣內侍任文慶齋論之曰卿棲身巖  
竇屏跡羈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類之至行特舉貴園  
之典果也前習之心黃姬水質士傳婁壽字元考南  
陽降人也好學不厭榮汨溺之耕耕甘山林之杳靄遲  
居衡門樂以忘憂郡  
郭文舉之居山獸不入屋顧

景怡之出戶鳥亦依人  
晉書郭文傳文字文舉洛陽陷  
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  
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苦嶺其上而居焉亦無辟障  
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  
世說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  
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鐵高休豈有驚猿怨鶴  
買山支遁自難拉許排巢  
氏王

景苑隱士高休居太白山上有白雲亭客至則擊片鐵  
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爲菡號爲喚鐵  
人部  
隱逸







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蕙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冠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

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指李渤也五斗先生

唐書隱逸傳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尋陽三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遜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一瓢掛樹山後漢逸民傳贊江海冥滅

命謂之尋陽三隱一瓢掛樹山後漢逸民傳贊江海冥滅樹枝風吹瓢鳴逸情雲上

雲上道就虛柴門灌園晉書范騰去官還家柴全事違塵往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

為府司馬騰曰門一妻梅子鶴廬杭州西湖之孤山杜其可開乎固辭

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

偏舉乃持一鶴放之棄鱗養角貞抱樸履道敦學惟孤山構鶴亭以配之

茲潛隱棄大山小山南史何胤傳初胤二兄求點並鱗委前

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白衣尚書何胤

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林下神仙記張

傳高祖勅給肩白衣尚書徐壽固辭

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盾又不受

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蔡飽聽松風白

眠書池魚呼名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已即

去何減驃騎之世說何驃騎弟以高情遊世而驃騎勸

中興書曰何充字幼道煉食雲母隱仙傳方回堯時

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

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羽化而去

宋張景州府公安人仁宗名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

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

物曰新粟米炊雲子六道遙館素隱商山起六道遙

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  
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五代史梁震唐末登第開平間歸蜀過江陵  
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人部四十九 隱逸

隱逸五

**原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窺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滄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龍雉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廻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



園寄心翰墨林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橫

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崗丹葩耀陽

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增**阮籍咏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

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原**陸機招

隱詩曰明發心不仄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

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朴富

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增**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

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

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

外絕跡窮山裏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

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 從俗為周才  
索居為偏智推

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陶

潛歸田園居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

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

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

人語



淵鏡類編卷一百一十  
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  
自然 又雜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又曰秋菊有  
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  
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歸林鳴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又讀山海經詩曰孟夏草木長遶屋樹  
扶蘇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  
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

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原**宋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

溪行曰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  
猶泣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  
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葉卷謂初  
生未展

想見山阿人薜蘿

若在手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  
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

隴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異音如江遊魚魚有  
浮沈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劉孝  
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



洪鑿美詩卷一百九十一  
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闕巉峽開軒望嶄巖激水簷前  
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  
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想象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  
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  
論曾臆 范雲荅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  
奇烟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沖  
元石戶棲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鶴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  
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  
松柏酒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遂赤

松遊披林對一丘黎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  
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  
山中定可留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  
辰光少微潁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  
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  
丈飛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庾信奉和趙王隱士  
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  
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  
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  
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轉山花燄火然雖無



清鑑類編卷一百九十九  
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  
缺桀溺偶長沮藜牀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  
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澀路低  
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籐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  
仲蔚廬 **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詩曰昔  
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爲  
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  
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李頎漁  
父歌曰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  
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

春持竿湘岸竹熟火蘆洲新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  
于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  
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  
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  
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  
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櫺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  
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  
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  
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



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行自  
謂經過路不迷誰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  
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又送友人歸山歌曰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  
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  
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  
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  
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又  
曰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  
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

兮不分樹掩曖兮氛氲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  
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又荅  
張五弟詩曰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  
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  
還 又輞川閒居詩曰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  
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  
陵子桔槔方灌園 又訪呂逸人不遇詩曰桃源面面  
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  
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  
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又鹿柴詩曰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又竹里館詩  
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又田園樂詩曰採菱渡頭風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樹  
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  
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村  
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酌酒  
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梁夜  
春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僮未掃烏  
啼山客猶眠 高適東谿草堂詩曰水深巖子釣松挂  
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

所希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岑參漁父詩曰扁舟  
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  
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  
長文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  
非取魚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曰鹿門月照開煙樹忽  
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  
杜甫送孔巢父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曰巢父掉頭不  
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  
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  
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



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  
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  
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又題張氏  
隱居詩曰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潑潑春草  
鹿呦呦杜酒頻勞勸張黎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  
無愁 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  
人不知幽花歛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  
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賈島題李凝幽  
居詩曰聞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  
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  
言 又尋隱者不遇詩曰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  
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宋之問陸渾山莊詩曰歸來  
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  
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又春日  
山家詩曰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晝掩  
白雲扉魚樂偏尋藻人間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  
相違 張籍和盧常侍寄華山隱者鄭氏詩曰獨坐三



峯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酒待山中  
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移遠竹剪草出幽蘭荒壁通泉架  
晴崖曬藥壇寄知騎省客長向白雲看 祖詠蘇氏別  
業詩曰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  
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  
禽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  
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  
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又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  
曰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又贈孟浩然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  
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  
徒此挹清芬 又贈楊徵君鴻詩曰陶令辭彭澤梁鴻  
入會稽吾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  
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又山中問荅詩曰問  
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  
有天地非人間 又登廬山五老峯詩曰廬山東南五  
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 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曰青溪深不到隱處惟  
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



紋余亦謝辭去西山鸞鶴羣 許渾寄題商洛王隱居  
詩曰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  
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牀  
又題韋處士山居詩曰劬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  
風藤子落溪雨荳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渡稀不堪  
碁杵動應解剪荷衣 秦系獻薛僕射詩曰由來那敢  
議輕肥散髮行歌自采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反遣  
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  
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盧綸酬暢當嵩山尋麻道  
士見寄詩曰聞逐樵夫閒看碁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

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撞微有字古壇  
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錄願得相從一問師 劉  
長卿尋張逸人山居詩曰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  
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來落花 又尋龍井楊老詩  
曰柴門草舍絕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真泉咽豈勞經隴  
地山深不覺有秦人手栽松樹蒼蒼老身卧桃源寂寂  
春唯有胡麻當雞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溫庭筠題李  
處士幽居詩曰水玉簪頭白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穠  
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烟碧草春隔竹見籠疑有鶴捲  
簾看畫更無人南窓自有忘機友谷口空稱鄭子真



鄭常寄邢逸人詩曰羨君無外事日與世情違地僻人  
稀到溪深鳥自飛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疇昔江湖  
意如今憶共歸 郎士元贈強山人詩曰或棹孤舟或  
杖藜尋常隨意釣前溪草堂竹徑在何處落日孤烟寒  
渚西 白居易池上篇曰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  
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  
鬚飄然安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魚  
在沼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  
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

吾將終老乎其間 于武陵贈王隱山人詩曰石室掃  
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  
事先生應不聞寒山滿西日空照雁成羣 朱灣尋隱  
者韋九詩曰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  
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四面雲山誰作主數家  
烟水自為鄰路傍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 王  
貞白題巖光釣臺詩曰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  
愛此水下視漢公卿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嫌渭  
濱叟匡國祇論兵 李商隱題鄭大有隱居詩曰結構  
何峯是喧聞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卧蛟



螭室希夷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一李羣玉  
送隱者歸羅浮詩曰春山杳杳日遲遲路入雲峯白犬  
隨兩卷囊書留貫酒一柯樵斧坐看碁蓬萊道士飛霞  
札清遠仙人寄好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  
思 張志和漁父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又漁父詩曰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  
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  
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王定是非 山中客別酒主  
人詩曰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 宋王禹偁題張處士幽居詩曰雲裏寒溪竹裏  
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  
瓢閒把道書尋晚逕靜攜茶鼎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  
此爲愛盤餐有藥苗 蘇軾寄題刁景純藏春塢詩曰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甄陶外  
春在先生杖履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滿階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王安石書湖陰  
先生壁詩曰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  
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又訪隱者詩曰童子  
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



人間總不知 林逋孤山隱居書壁詩曰山水未深猿  
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  
結廬 陸游隱者詩曰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  
爲糧如蜜蠶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枝紅屋破見青天盞  
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  
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  
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  
覆面垂鬢髻 又春晚村居詩曰澆書滿把浮蛆甕攤  
飯橫眼夢蜨牀莫笑山翁見幾晚也勝朝市一生忙東坡  
先生謂卯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 又春日小園雜賦曰市塵不

到放翁家繞麥穿桑野徑斜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  
得一分花悶從鄰舍分春獲閒就僧窓試露芽自此年  
光應更好日驅秧馬聽鑼車 又初歸雜咏詩曰雪滿  
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真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  
故應無兩人騎馬每行秋棧路喚船還渡暮江津酒樓  
僧壁留詩遍八十年來自在身 又初夏閒步村落間  
詩曰薄雲韜日不成晴野水通池漸欲平綠葉忽低知  
鳥立青萍微動覺魚行醉遊放蕩初何適睡起逍遙未  
易名忽遇湖邊隱君子相攜一笑慰餘生 又戲遣老  
懷詩曰舊習家風號散人晚承恩詔賜閒身放狂泥酒



都忘老厚價收書不似貧霜曉方驚羣木脫春晴又喜  
一花新先生偶出人難遇陌上爭先看角巾 又初春  
幽居詩曰滿榼芳醪手自攜陂湖南北埭東西茂林處  
處見松鼠幽圃時時聞竹雞零落斷雲斜障日霏微過  
雨不成泥老民不預人間事但喜農疇漸可犁 元薩  
都刺題劉渙中隱居圖詩曰放光山 下結茅廬光照山  
人夜讀書童子抱琴隨白鶴鄰翁看竹借籃輿門前秋  
葉從風掃屋後春田帶雨鋤自笑天涯倦遊客十年未  
有一廛居 倪瓚題孫氏雲林小隱圖詩曰天地飄搖  
一短蓬小窓虛白地爐紅脩然忽起梨雲夢不定仍因

柳絮風鶴影離襟簷上下鹿迹

音航說文曰凡  
獸迹車迹為迹

散漫屋

西東杜門我自無干請閒寫芭蕉入畫中 明劉基太

公釣渭圖詩曰璇室羣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

流水澹鬚眉偶應非熊兆身為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干

載使人思 練子寧題黃彥成雲林小隱詩曰有客素

肥遜幽居愛林廬結屋依陋巷種瓜遶城隅浮雲南山

來清陰覆其間老柳帶寒色芳蘭露春腴窓深不知曉

樹密室自虛甘貧意自適守道樂有餘娛賓非旨酒飽

食但園蔬流水赴大壑翔禽戀高株物性各有遂誰能

常晏如 陶宗儀樂靜草堂詩曰屋遶芙蓉九疊屏日



長客去掩閒庭巖花暖傍疎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青溫  
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讀遺經江南定有徵賢詔太  
史方占處士星 高啓青丘子歌曰青丘子矐而清本  
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  
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劔任羞澀有書任縱橫  
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  
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  
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吟  
吟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  
醒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

不憂回也空不慕荷氏盈不慙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  
問龍虎苦戰鬪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  
行斲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入極遊心兵  
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蟲壯若屠長鯨清同汲沆  
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  
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  
山爭星虹助光氣烟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  
羹世間無物爲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  
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  
山老人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歎



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  
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佩還瑤京

至正時啓隱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

子丘 又贈金華隱者詩曰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

靈跡紀真籙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句曲樓臺  
縹緲開烟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  
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  
飛行恍惚誰解尋漫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何處遊  
瑤草自綠春巖幽羣羊卧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  
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  
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苦未識識

疑便似黃初平嗟我何為在塵網遠望高峯若天壤  
茯苓夜煮倘許餐鐵杖來敲石門響 宣宗倚蘭操曰蘭  
生幽谷兮暉暉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  
與眾草為伍於乎賢人汝其余輔 又招隱歌曰吾觀  
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  
六相兼臯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為况予  
涼薄資九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  
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才抱德者蕭散幽閒樂  
其樂扣舷清歌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  
鶴飛翠蘿採曳春風時朝鏡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



滑鑑卷之九十一  
什吟詠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材將有爲屢  
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忘  
日晏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傳巖何嘗  
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間  
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麋  
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爲爾開脫却芰荷衣挂在青澗隈  
翩翩命駕蒲輪來黃金如山高築臺待爾爲咏臺與萊  
無爲令我悵望思難哉 楊維禎訪倪元鎮不遇詩曰  
霜滿船蓬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  
蹈海深慙魯仲連萬里乾坤秋似水一窓燈火夜如年

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 謝榛訪葛徵君  
詩曰西城閒訪葛洪家籬落秋餘白荳花高枕自知無  
俗夢數椽茅屋在煙霞 又寄武當山張徵君詩曰辭  
官身寄楚天涯石室燒丹別是家七十二峯春雪裏杖  
藜隨意看梅花

**原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兮永久無明畧以佐  
時徒臨川兮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  
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于是仲春令  
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倉庚哀鳴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



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且迴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旨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規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居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與處以城邑春遊放于外廬歸邾鄆之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遙于洛濱聊相伴以縱意目白砂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翫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織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

瞻高鳥之凌風臨儵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沈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遊賦與余者余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尸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翮以娑娑寄沖氛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澗泝凱風于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



修之髣髴觀幽人之所過抱元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  
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余于是葺宇中陵築室  
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賁龜而  
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阜託  
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  
盡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  
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一  
壑之美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哉天地不  
易其樂萬物不于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  
之休乃爲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

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  
于咏言滅絕景于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  
曾丘翳蒼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  
鳥來吟仍蔬圃于芝薄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騰以赴節  
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于神造咏幽人于鳴琴 孫承  
嘉遜賦曰有嘉遜之元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于苑  
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迴瀾臨崢嶸而式墜泝清  
風以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  
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元陰形猶與以徙倚  
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以草音于是混



心齊物傲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羨陸夕步  
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咏  
休邈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元芒任吉凶而  
靡錄 **增**潘岳秋興賦曰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絃以  
高厲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湧湍于石間  
今菊揚芳乎崖澁淥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漰漰逍  
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原**宋謝靈運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  
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邈支體以逃身于是卜居千  
仞左右窮懸幽庭虛寂荒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

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溜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于一  
物橫四海于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曾襟 梁  
簡文帝元虛公子賦曰有元虛之公子輕減俗保此  
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  
墳心溶溶于元境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文  
林而佚宕忘情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爲山  
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  
暮庭草颯以委黃風颺颺以吹隙燈黯黯而無光獨展  
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于是躡跡徒倚顧景興懷魂  
煢煢以至曙綴予想于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



江隈出郭門而東鷺入激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  
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  
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晰之寒  
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檣軒而鑿池集游  
泳于階下引朝派于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  
移雜青莎之霍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  
生其如寄苟有胸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  
欲兼絕仁而棄智忽學步而舉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  
苑而竊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于遊水馳三稔于申  
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增**庚信小園賦曰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  
身之地况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暖而  
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責瑣西漢王  
根之宅余有數畝敞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  
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  
有欹側八九丈縱橫數百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  
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澗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均藏狸



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茵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  
遲敲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  
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著金精養  
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桴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  
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唐王勣遊北山賦曰嗟大  
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衽禮費日于千儀易勞心于萬  
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  
為而在網生物詭隔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

六年而遐想有是夫况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  
逸聊習靜而為娛遂披林樾進步敲隘連峯雜起複嶂  
環紆歷丹危而尋捷徑攀翠嶮而覓修塗聳飛情于霞  
道振逸想于煙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  
覩森沈于絕壩視晃朗于高隅自謂搏風颺而出埃壒  
邈若朝元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  
纔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焉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遭  
迴視橫煙而斷續古籐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  
對局髣髴靈蹤依稀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  
玉石室幽藹沙塲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而露漙

人部



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  
之窘束况乃幽谷藏真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  
逢闌風之逸客直蓬萊之上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  
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  
問津昆丘一作若礪渤海揚塵栽碧奈其何日種瓊瓜  
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皇甫松大隱賦畧曰掩  
蓬扃閉茅屋几案詩書形骸土木雖捉襟而露肘終擊  
壤而鼓腹有酒劉伶無妻牧犢花霏霏而晚紅草萋萋  
而暮綠春水兩派晴山數曲吟四首以愁濃舉一觴而  
歡足波激石而瀛溶竹含烟而樸簌倚杖則手放青鳩

脫帽則髮辭斑鹿養牛不乘生雞懶祝迺步重水常趨  
遙林奇峯崑崙古木森沈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  
深遇清風而藉席對綠篠而開襟垂蘿篠裹以膠結連  
巒菌蝨而相尋望去鶴于沙尾見歸龍于水心青苔潤  
而饒露碧梧欹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瘦臺琴山席平鋪  
而葉墜書卷橫開而露侵迴首遙壑松蘿漠漠曲逕抱  
雲根斜陽遶山脚瀑迸疑懸峯危欲落歷斷岫而崢嶸  
入疎林而綺錯委葉交扶盤根相閣野鼠鬪于林梢山  
雞鳴于叢薄朝常擁耒暮或垂綸山泉鳴而入夜洞花  
寒而變春閒遊諳野蔬食慣貧盤中之周生紫蓼嶺上



之陶公白雲野岸波澄蓬門露曉徘徊綠水之際瀟灑  
青林之表祀根成狗蘿葉垂蔦山鹿奔而草低野鶴飛  
而桂裊溪外負薪田中荷篠鷄披子夏之衣蛙鳴稚圭  
之沼隴畝連延桑麻繚繞入嶮而朽竹芟疎出溪而茅  
茨稀少依林壑以終焉經沼沚而流連花披籬而綿絡  
瀑鳴山而布懸潭中則赭魚躍日洞裏則沈鹿叫烟遇  
山客以停杖逢沙禽而駐船槎崩水沒樹空籬穿雉雥  
霧旦鼉鳴雨天灌於陵之藥圃耕彭澤之黍田偷閒散  
于一日役筋骸于百年開山決水澆蘭蒔芷移風桂于  
嶺頭種煙篁于澗裏山廩空而鼠喧野浪高而鷗喜或

曲岸而流觴或平崖而隱几慨焉懷古中心如醉憶耽  
酒之步兵想能詩之都尉先生則五斗成文君王則七  
言見志陸機之價難偕鄭衆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將  
已而諒紛紛于來者欲停觴而遲誰鑒往行之得失悟  
前賢之是非今昔茫茫興衰運長超然委命于何不臧  
亦何悲于麟獲亦何嗟于豹藏薜葉離披之鳥槐根擁  
腫之場白鷗兩岸青莎一牀遇四老而極逸逢七賢而  
甚荒露濕書笈塵生藥囊楊子袍穿仇生室方結痛飲  
之山簡就蔬食之亥唐我有遐說超然自悅鄙文馬與  
華軒况金臺之玉闕門何山而不對水何徑而不通雲



歸則千峯臥綠桃飄則一川踏紅南灣漁者東郊老農形骸坐類襟帶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駕犢而相從采藥于巖下行歌于里中兒童日以痴叔鄉人指作愚公怪蔣詡之徑狹笑孫登之室空

**增**詔漢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魏明帝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風世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返乎

**原**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

書曰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炤知我縱恣散誕不嫻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廩總十餘間

人部



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蔗菜黍  
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  
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掘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  
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  
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于舟中咏  
大謝亂流趨孤嶼之句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  
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  
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巧不必與悠悠閑人相唱  
和也孤住河渚旁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  
有地矣 明李東陽與方石先生書畧曰司成之薦與

厚時風卿必斟酌化原丹青王度以沃朕心 宋天禧  
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卹贈之  
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  
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  
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常加聘召懇  
陳誠志願遂考繁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  
幽扃厚其賻贈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  
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

**原**救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朓敕曰山林之志上所宜弘  
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



武各修厥職羣材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必不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

**增**明宣德六年招隱敕曰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夫枉己求售非志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

天順元年敕

處士吳與弼曰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弘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

**原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簞食瓢飲過于顏子



漏屋敝衣踰于原憲可重之以元纁聘之殊禮也

晉桓溫薦譙元彥表曰臣昔奉役有事西土訪諸故老

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棄武羅伯

而用寒浞武羅伯夏季之賢人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

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忘

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

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頽風軌訓薰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太宗敕太

守以安車軟輪迎陳搏搏表謝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

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

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

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

灰不曉仁義之深淺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

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

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明詔徒煩彩鳳

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

下之風咏咏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

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

順愚衷

增疏晉皇甫謐讓徵聘疏畧曰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部

清鑑錄卷一百九十

隱逸



人網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  
 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  
 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  
 篤疾軀半不仁仰迫天威扶輿就道臣聞韶衛不並奏  
 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  
 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糲音黃小麥屑皮也糲之雕胡  
 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  
 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  
 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  
 俊索隱于傅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魏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第薦管寧疏曰臣聞龍鳳隱耀  
 應德而微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昔高宗刻像營求賢哲  
 周文落龜以卜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未  
 引致非所以遵奉明訓繼成前志也歷觀前世玉帛所  
 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  
 勵俗獨行若寧者矣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  
 杖延登東序敦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  
 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  
 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  
 優賢揚歷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雖出處  
 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

人部

淵鏡類函卷二百九十

隱

六



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原啓**梁何胤荅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棲息丘壑秀水清潭于茲永已 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爰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于前叔夜士安書高塵于後雖去取異情羣畧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

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且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軌思自罄勗

**增**箋宋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承先業浙湖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原書晉辛曠與皇甫謐書畧曰先生固執沖虛寒淵其  
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  
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  
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 皇甫謐荅辛曠書畧曰箕  
山之叟超跡于帝堯之世首陽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  
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  
卓時者也至于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  
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  
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  
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

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 **增**嵇康與山巨  
源絕交書畧曰康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  
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  
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  
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亮以入蜀華子  
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  
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枉其  
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  
爲能通之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



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源**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况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渺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于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 劉孝標與宋

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杓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翁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落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萼跗若是吾



子復何憂哉唯當慕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  
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  
坦先生幸其勗與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  
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  
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  
者又荅虞中書書曰棲六翮于荆枝望綺雲于青漢  
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端志交  
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閭而心  
期岱嶺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

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  
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  
共憂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空勞鼓缶逮及暇  
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又荅趙  
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向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  
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  
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  
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攏薪井汲樂有餘歡  
切松煮朮此外何務增隋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徐  
則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



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曉義理頗  
味法門悅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  
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  
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  
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體道休  
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  
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  
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  
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 唐李白上安州裴  
長史書畧曰白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

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  
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  
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王維與裴迪書  
曰近臘月中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  
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  
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  
獨坐童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  
濕青臯麥隴朝雉斯去不遠倘能從吾遊乎非子天機  
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王績荅刺史杜松之書畧曰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咏招隱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握羅合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 又荅馮子華

父山林不出訓光悖史朕退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巡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增**高祖詔何點曰昔因多暇得訪遺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重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

人部

世說新語卷之九

隱逸



入也 唐明皇徵盧鴻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  
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  
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  
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賁束帛之具重宣茲旨  
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宋太宗詔种放曰朕臨  
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  
庶績以卿棲身巖竇屏跡鶯塵躡綺皓之遐踪有曾顏  
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  
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  
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又方崇政本庶

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以廉  
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幟風厲天下非分一  
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邈不欲與世接而天  
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于左右也况刻章一入遂契  
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宸以屢顧注而聖心明  
睿輒記姓名以爲薦藁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于常格  
于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  
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  
爲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甚懇迨朝廷  
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採



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于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生平未盡之志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強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